

清詩紀事

康熙朝卷



康熙朝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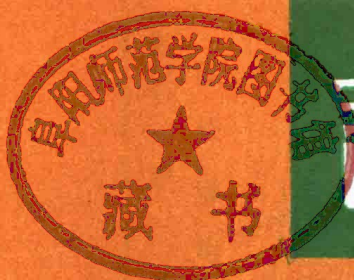
清

詩

紀

事

六



錢仲聯主編
江蘇古籍出版社

清詩紀事 (六)

康熙朝卷

主編：錢 仲 聯

出版：江 蘇 古 籍 出 版 社

發行：江 蘇 古 籍 出 版 社

印刷：邗 江 古 籍 印 刷 廠

開本：三十二開(八五〇×一一六八)

印張：二十二·七五 插頁：五

字數：四 十 八 萬 九 千 字

印數：二 〇 〇 〇 冊

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

定價：九 圓 四 角 整

ISBN 7-80519-029-1/1·8

統一書號：10354·042

汪士鋐

字文升，號退谷。江蘇長洲人。康熙三十六年丁丑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，歷官右中允。有秋泉居士集、聲下和鳴集。

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引松軒隨筆：「退谷中年後書益沈著，詩未多見。」

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：「汪士鋐……工詩古文辭，與兄份鈞、弟倏齊名，稱吳中四汪。工書，與姜宸英齊名，稱姜汪。」

陳滄洲太守出瘞鶴銘于江中以搨本見示作歌記之

焦山山崖瘞鶴銘，雷擊壁江江冥冥。一旦水底出至寶，神物焜耀含精靈。此碑書家最珍惜，欲搨恐犯蛟龍腥。致令贗本遍天下，刻畫嫫母誇娉婷。或傳此是右軍跡，逸少二字疑足徵。或言宏景或顧況，未覩真跡憑圖經。滄洲使君好古士，搜奇抉怪心無寧。揭來江邊問遺碣，太息墨寶存空亭。時當窮冬江水涸，巉巖洗刮平沙汀。或側或仆露奇字，磊落散布如天星。命工昇石置江岸，殘筆剩畫稀留形。重依舊石定方位，安排字跡還儀型。屹如陰崖立華屋，恍然峭壁開新硯。字體寬綽近古隸，鋒稜雖剗光晶瑩。睇視山中宰相筆，齊梁風格我所憑。何年埋沒忽露洩，水府倏忽

仍邱陵。吾吳太守素神異，驅使直可到六丁。狼貪虎噬且弗避，麾斥水怪如蜚蜓。世間寶物久必顯，雲日肯被烟塵暝。扶傾固待巨人手，此舉便已喧驚霆，遠道寄我喜創見，從今華畫希精能。此石此銘不再得，毋使日夜椎搗無留停。

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：「狼貪虎噬謂噶制軍也，借題發揮及之。」

又：「起瘞鶴銘於江濱，固恪勤之盛舉也。但砌入祠壁時遣工人搜抉，苔蘚雖除，風神不存矣。摹古者當以江濱水落時搗本爲長。」

鄂爾泰

字毅庵，滿洲鑲藍旗人。康熙三十八年己卯舉人，累官雲南、貴州、廣西三省總督，進保和殿大學士。謚文端。有西林遺稿六卷。

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：「文端開藩吳中，以古學造士。今南邦黎獻集，彬彬如也。掌翰院時，亦以立品董率後進。生平不欲以詩自鳴，而意格自高。鋒冶騷，選者轉未能或先。」

袁枚隨園詩話：「西林鄂公爲江蘇布政使，刻南邦黎獻集，沈歸愚尚書時爲秀才，得與其選。後此本進呈御覽，沈之受知，從此始也。公春風亭會文贈華豫原一律，中四句云：「謬以通家尊世講，敢當老友列門生。文章報國科名重，洙泗尋源管樂輕。」其好賢禮士，情

見乎詞。公亡後，門下生楊潮觀梓其詩五百餘首。苦熱云：「未能作霖雨，何敢怨驕陽？」偶成云：「楊柳情多因帶水，芭蕉心定不聞雷。」題某寺云：「飛雲倚岫心常住，明月沉潭影不流。」別貴州云：「身名到底都塵土，留與閒人袖手看。」嗚呼！公出將入相，垂二十年，經略七省，諸郎君兩督、兩撫，故吏門生，亦多顯貴，而平生詩集，終傳于一落托書生。檀默齋詩云：「不有三千門下客，至今誰識信陵君？」

又：「西林相公勛業巍巍，而賦詩時有感慨。石橋掃墓云：「石橋西下白楊堆，宿草初從暖氣回。一陌紙錢三滴酒，幾家墳上子孫來？」」

姚永樸舊聞隨筆：「公工詩，長於詠物。嘗賦棗花，中有句云：「林端暖愛初長日，葉底香憐最小花。」」

徐世昌晚晴簃詩匯詩話：「文端受泰陵殊遇，出總師干。人持政柄，贊襄密勿，夙夜靖共。乾隆初，受遺輔政，分珪析組，侑食大烝，爲一代賢相。初官江蘇布政，吳中舊有紫陽書院，爲張清恪所建，中爲春風堂，文端建亭於堂後，合諸郡高材生，試以古文辭。試日，會食慎時哉軒，含桃竹芽以當庶羞，每有吟詠傳示，諸生與相酬唱。既擢撫粵西，編刻南邦黎獻集，一時稱盛事云。」

昭陵石馬歌恭和御製元韻

行天維龍御飛霞，行地維馬周天涯。開張卓立須駕馭，豈獨巡遊西海騰渥洼。千金市駿世稀有，美名徒挂涓人口。自來房駟無虛生，六轡乘時應乾九。聖朝啓運戰與農，秉耒調馬彎雕弓。文皇雙馬特超絕，駒駼駉駉堪齊蹤。艱難馬上得天下，累洽重熙集純嘏。至今嘶石榜昭陵，始信人間有神馬。雲臺煙閣銘功宗，策勛此馬將毋同。在天之靈憑陟降，嘶隨列缺追豐隆。吾皇鼓車方記里，萬仞塞垣銷壁壘。金鼇長見鞏如山，石馬何由汗如水。留都展禮朝翰屏，鸞旗照影遶河清。待翻樂府歌天馬，佇看馬負圖出龍祥徵。

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：「太宗文皇有神馬二，皆乘之破敵建功者。後嘶石像於昭陵，御製作歌，文端敬和。」

述懷三百字奉同事諸君子

乾隆歲壬戌，二月舉賓薦。再命領春闈，惕息增驚憚。自惟荒落姿，學植無偏擅。況乃衰病牽，心搖目昏眩。聚奎仰高堂，旁求殷秘殿。特此衡量才，奚翅憂咎譴。所願同事賢，深感皇情眷。巨眼推老劉，汪仲並高選。分校十八人，一一瀛洲彦。學優行尤方，力充才不銜。流派窮淵源，元音審正變。推是足經綸，何有于摩研。念茲復欣然，手足忽欲旋。從來科目場，功過常居半。

程稔飾風標，鹵莽矜月旦。論文貌雌雄，憎命形歡歎。渠伊寸晷長，余豈五色陶？得人良獨難，失者孰稱善？願言體誠求，有祇殫心辦。中不中云何，無然乘懈倦。文章品類殊，穢妙各真贋。拙朴合離奇，穠華並孤幹。或瘦而溫腴，或短而精悍。但令氣味存，妍醜皆生面。可畏非人言，人言等諧諺。凡百瑕與疵，吹求自躬先。惟虛明斯生，惟明公斯現。虛明兩或虧，一公詎能判？心心以爲心，見見原非見。勸哉熨貼平，庶以答恩盼。

李調元雨村詩話：「先北路公乾隆壬戌進士，是科會試總裁保和殿大學士鄂文端公爾泰，刑部尚書南昌劉吳龍，兵部侍郎休寧汪由敦，左副都御史濟寧仲永檀，三場畢，鄂文端以詩示同考諸公曰：三場試畢，檢閱從此始矣。述懷三百字奉同事諸君子詩云。語語從肺腑中流出，闌中詩亦有，從無此纏綿懇摯，信名臣自有真也。」

雍正三年恩免蘇松浮糧四十五萬恭紀四章

蘇松困浮糧，弊政始洪武。小民何堪校，蓄怨增租簿。上稽史臣書，禹貢傳中古。厥田惟下下，九等塗泥土。厥賦六七錯，實賴人工補。地勢無改移，瘠薄久共覩。奈何濶催科，正供寓斤斧。二百八十年，悠悠含疾苦。不見八閩地，嶺海環深阻。蘇屬一縣額，貢金已相伍。加以漕糧艘，十又增其五。不見滇與黔，綿延亘疆宇。瞻茲松陵區，蕞爾何足數。豈知一邑租，兩省尚許多。寒暑咨農忙，杼柚空士女。涼法自前朝，抑鬱竟誰語？

洪武賦已重，永樂加耗連。二百七十萬，吳民苦烹煎。宣德聽周忱，畸零偶賜蠲。新澤施未久，舊額仍重編。增餉始萬曆，末季遂相沿。反裘負益敝，蠹盡難爲艷。皇朝大一統，夏殷鑒從前。恩深若覆載，輸納羣勉旃。巍巍二祖繼，德音歲自天。賜全與賜半，曠典時昭宣。萬邦均愷澤，豈惟吳國沾。循環著爲令，遐邇共嬉恬。吳民勤耕鑿，安爾宅與田。惟希旱潦均，高下同豐年。皇帝御寶極，三載恩波長。念此兩郡民，前代苦輪將。內無列卿請，外無大吏章。恩綸下九天，獨斷自乾綱。四十有五萬，億載垂焜煌。吳民喜逾望，流涕翻波浪。塗巷盡歌舞，里社喧笙簧。一朝天語頒，萬戶樂無央。宸衷燭蔀屋，大澤沛汪洋。從此力田疇，稼庚餘倉箱。從此供炊杵，粳稻倍馨香。紛紛耕鋤輩，顏色增輝光。

微臣奉旬宣，龍飛歲之首。頻年歲事歉，閭閻靳升斗。今秋雨暘和，比戶歌大有。臣嘗巡隴阡，一一徧擊扣。愚民跪陳詞，頌聖不去口。往時賦未減，支左或紬右。方將集公門，何由力南畝？自蒙聖主恩，夜卧快舒肘。朝光起荷鋤，耘耔直到酉。畇畇百萬區，秩秩十千耦。老弱益加歡，婦子不相詬。百室既豐盈，風化自長久。錢穀臣專司，所期百物阜。願傾葵藿忱，與民祝萬壽。

清史稿世宗本紀：「（雍正）三年……三月……丁巳，蠲蘇、松浮糧四十五萬兩。」

贈方望溪

六經治世非土苴，相期津逮闢垠涯。抉經之心不易得，詞林文苑徒紛拏。博物但解辨鼯鼠，搜神或

詫名騶牙。心井偏塞航斷港，銀海掉眩生狂花。此曹正坐讀書誤，遺棄根本搜枿芽。桐城望溪我老友，學崇中正防奇袤。說經鏗鏘究終始，尤於三禮咀其華。曲臺增刪繁就簡，正義參訂蓬扶麻。羣書穿穴尋聖奧，下簾每聽鼓三過。方今重輪陛下聖，五緯順序曜帝車。致君堯舜誠有術，許身稷契非矜誇。天地人祀各適職，往諧秩宗帝女嘉。惟寅惟清恭朝夕，詔兼書局窮羅爬。吾衰舊聞苦荒落，妄冀邃密商量加。間送一難輒許可，瓊琚乃報投木瓜。姚姒上溯下闡洛，青鏡恐蝕妖蝦蟆。豈邀名譽嗣聖德，寧望荒遠登義娭。所貴經學適時用，瞑坐曜若翻金鴉。委蛇退食時過我，劇談恒淪頭網茶。脩間依然兩學士，相視一笑無喧譁。張蒼伏勝暨轅固，經儒往往臻耆遐。朝廷會行乞言禮，洗爵君且斟流霞。

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：「望溪說經簡而能當。詩中稱揚無溢分語，軒昂磊落，音節極高。」

四十初度句

四十猶如此，百年待若何？

徐珂清稗類鈔文學類：「鄂文端公爾泰以舉人充侍衛，四十初度時有句云：『四十猶如此，百年待若何？』及年至七十，以大學士充翰林掌院學士，招諸老輩宴飲，乞聯句，限死字。有某呈一聯云：『丹心已向軍前死，白髮猶從戰後生。』」

客至句

田間拋却攜鋤手，來與先生話白雲。

別貴州

句

功名到底都塵土，留與閒人袖手看。

李調元雨村詩話：「西林相國未貴時，有客至云：『田間拋却攜鋤手，來與先生話白雲。』及貴爲總制，別貴州云：『功名到底都塵土，留與閒人袖手看。』疑前身非仙郎佛也。」

陳勵

字士皆，號東軒，廣東順德人。康熙三十八年己卯舉人。有東軒稿。

陳融願園詩話：「東軒爲獨漉之次子。……其兄瑚齋，有弗如亭草。其弟南敬，有南垞詩草。其子聖取，有介亭詩鈔。其姪祝三，有復齋詩鈔。其姪孫又著，有小隅詩草。姪孫女適張族，爲孝廉張如芝之母，有柔存詩草。五代世繼，瓣香未墜。東軒所學得之趨庭，年十四五即能爲古文詩歌。爲諸生屢踴場屋，而高吟如故。……梁蘭亭序其詩云：『獨漉

詩羅萬態，而細入毫芒，每一涉筆，山岳不移，招搖四照。然以冲和涵澹，寫其磊落不平之氣，時或有之。士皆則如崇蘭在谷，令人聞而知其香。更流連景物，善撝雅懷，皓月冰池，玄雲朱閣，蓋得力於徐、庾者云。」句如「曲欄當暑月，幽夢滿瀟湘。」「月明依繡閣，花事寄青山。」「風冷潮痕上，菰深雁影停。」「微情移到海，萬籟寂歸心。」「五嶺居停慚地主，百年知己各天隅。」足見秀穎。東軒舉己卯第三，今存東軒詩略，皆己卯以前韶年之作。南旋後，家居二十餘載，唱和尤多，皆散佚。」

鎮海樓句

江海繞欄天勢盡，谿山如掌霸圖存。

陳融顯園詩話：「獨漉鎮海樓七律稱絕唱，而東軒句云：『江海繞欄天勢盡，谿山如掌霸圖存。』論者謂不讓『五嶺北來峯在地，九州南盡水浮天』也。」

張遠

字超然，福建侯官人。康熙三十八年己卯舉人，官祿豐知縣。有無悶堂集文七卷、詩十卷。

杭世駿榕城詩話：「（超然）領康熙己卯鄉薦第一。遊京師，與竹垞、初白諸人倡和甚富。」鄭方坤國朝名家詩鈔小傳：「張遠……少孤，從母氏受章句，輒了了。稍長，遂貫串經書大義，下筆有奇氣。時海氛未靖，軍需旁午，諸長吏率以箕歛爲事，戶有逋亡，則瓜蔓及親黨。先生以孱弱孤童，卒罹此厄，乃急裝作亡命計，吳、楚、百粵，萍踪無定處。中遭逆藩煽亂，道路梗塞，蓋音書不達者數年。比事平返里，母夫人已棄世，先生亦遂含酸茹痛，窮人無歸，琴劍飄然，不復作粉榆想矣。既慕琴川、虞山之勝，從卜宅焉。居久之，乃以上舍生領己卯科鄉薦第一，晚得滇之祿豐令，卒於官。方先生之跳身出關也，身不名一錢，顧獨挈數書簞以去。雞聲荊店，雪浪風帆，千里間關，未嘗輟鉛槧弗事。偶道出西江，題詩滕王閣上，適曹秋岳侍郎持節過此，大加激賞，亟招入芙蓉幕所，至爲延譽，一日而詩名滿長安。漁洋、綿津二公，尤深器重，皆引之爲入室弟子。」

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：「超然旅寓常熟，久困舉場。發解時其年已老，以老名士終，賢於方干身後成名矣。詩格大段疎朗，異於局束如韓下駒者。」

四庫全書總目：「詩多近元，白長慶體，在晉安詩派中爲別調。」

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引東越文苑傳：「遠嘗言：閩越自林子羽以平澹之詩鳴，嚴澹浪、高廷禮先後唱爲盛，中、晚之說，習以成風。後之作者襲其膚淺浮泛之詞，如出一律，自束其性情，以步趨唐人之餘響，其不振也宜哉！故其詩遙情逸氣，頓挫瀏漓，獨能拔出羣

派之外。」

楊鍾義雪橋詩話續集：「康熙中有『兩張』。一蕭山人，字通可。……一侯官人，字超然。以孤童亡命，間關千里，秦、代、滇、粵，琴劍飄然。所過山川，每有題詠。弱冠，題滕王閣有句云：『豈無詞賦驚閭帥，已把文章讓子安。』嘗客曹秋岳幕中。……耿逆平，歸里，母已卒，家蕩于兵……營葬其先於侯官之登雲路，復寓吳中。年五十，領已卯鄉薦第一，出吾鄉阿雲舉之門。年六十八令滇之祿豐。年七十五卒于官。善畫梅竹。其在祿豐思歸詩有云：『已訂六郎西寺住，田廬盡賣梅花』，梅花者，畫梅也。有無悶集三十卷。沈子大謂其詩文在屈翁山、魏叔子伯仲間。」

陳衍石遺室詩話：「舊歲鄉人增祀十數詩人於西湖宛在堂，而不及侯官張超然先生遠。有訴於余者，余實未讀先生之詩，無以答也。訴者乃出無悶堂詩示余，隨手翻一七言律，則偶有疵句者，置之。近復細讀全集，乃知先生五古多學韓，近人鄭子尹作，甚與相似，哭母一首其最也。七言參以太白，才筆興象，足以軼長水、跨新城，五律次之，七律又次之。」

徐世昌晚晴簃詩匯詩話：「超然少日與同里郭雍、林豫吉、張崑有「四子」之目。」
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：「遠自謂文辭達而已，不知有左、國、兩漢、八家，爲詩言志而已，不知有六朝、三唐、兩宋。故其天才騰蹕，不受羈勒。文筆天矯，詩則格老意新，

出之少年，驚其長老。余思遠、余窩皆折輩行與交，曹溶許其能繼大家，周質欲得其序以傳。才名之盛，一時罕匹。今觀其詩文以考行事，大約生于順治五年戊子，至己卯鄉舉，年五十二，海虞詩苑謂年已七十者，誤也。一生踪迹，多在客中。年二十餘苦于苛斂，自閩入吳，當在康熙六七年。詩中謂庚戌康熙九年滯永州是也。客游七年始歸，母已逝矣。適曹溶隨征至閩，與之酬唱，旋復入吳。乙卯康熙十四年贅于常熟何氏，遂家焉。自後丁巳康熙十六年有登延平百角樓詩，辛酉康熙二十年有還閩詩，庚辰康熙三十九年有至後還閩詩，甲子康熙二十三年，丁卯康熙二十六年，甲戌康熙三十三年，庚辰康熙三十九年，丙戌康熙四十五年皆在京師。凡兩人粵，甲子自京師赴粵西，除夕守歲羊城。乙丑康熙二十四年夏度五嶺憩羊城，除夕再寓羊城。丙寅康熙二十五年偕何不偕過白鶴嶺，遂由此以往潮州。觀其自稱志不在科名。送查德尹闢廩詩云：「但堅巢許操，庶得重遨遊。」集中詩有高廷評將之日本、寄謝君客日本、送沙子雨之日本、送友之日本諸什。又有歐羅巴穆老屬海客索詩，及送陳十兄之西洋詩。穆老或即穆經遠也。葉燮有送張超然出洋詩，是固足證其時海通之盛。而遠之出游，豈必盡在謀食耶？破山集序云：「予行天下，訪異人。」耕雲集序云：「鐵牛道人，不知之者，以爲何人也。予閩人，知其爲閩人。」聰穎爲故大學士路振飛所知，偕之入粵。公卒後，兩粵亦陷，遂爲黃冠，于是序新安戴生之火攻秘書，序秣陵謝修五之訓練輯要，非好奇也，蓋將有爲，及終無所遇，然後寄託于詩文書畫。于癸鼎，于永樂勅諭，于元明

雜劇，甚至博一科守一縣，皆所以揜其迹也。而迹之不可揜，偶一流露者，則趙松雪集跋云：「烏乎布衣疎賤之士，生之不辰，尚且遁迹丘園，爲農沒齒。況身爲帝裔，反面事仇，無作容焉，是豈宜令鄭所南見之哉！」是蓋臺灣鄭氏既亡之後，死灰無再燃之望，無可如何，乃爲此悲憤之言也。魏禧臨沒，尚有書與遠，其同心可知。世不當徒以文采取禧，即不當徒以文采取遠，其志節有進乎文采者也。」

下建溪諸灘

無諸拓閩疆，山川賈餘霸。亂石鬬雷霆，終古不可罷。輕航一鳥疾，砰湃千轉下。前舟歟然沒，初見各驚詫。須臾出白浪，迴旋去如射。生命寄舵師，與石爭一罅。在險魂屢飛，過後舌頻咋。造物產湖海，至此窮變化。若匪衆盤渦，閩溪高可瀉。仙霞插霄漢，天險此其亞。所有縱橫徒，一丸每頻借。吾聞天下雄，以德不以詐。閩中如井底，未足供叱咤。安得常治平，絃歌出桑柘。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：「極形諸灘之險。若可憑藉而歸，於以德，不以詐，煌煌正論，足以不刊。予前觀羅剎江潮，迎潮者逆流而上，遠望如舟沒浪中，忽然復出，三入三出，倏達海門矣。篇中前舟歟然沒數語，真工於形容。」

開籠行

龍江之山削蒼玉，龍江之水浮深綠。石欄花發春茫茫，鷓鴣無數啼山麓。一聲兩聲紛如泣，落日銜山聲漸急。其中有客思江南，怪爾曾云行不得。羅入籠中寄遠人，不傷其羽傷其神。深林叢草那可問，却看燕雀心酸辛。聰明文采古所戒，生人生物同至仁。開籠放入青霄去，還爾悠悠自在身。

自序：「秦景天自連江龍鷓鴣寄曹秋岳先生，先生作開籠行。予嗣響焉。」

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：「『聰明文采古所戒』句，一篇主意。季漢之禰生，唐初之四傑，皆以文采累也。鴻飛冥冥，安得不令人羨慕。」

登滕王閣

高閣登臨此大觀，四山對面壓龍盤。愧無詞賦驚閭帥，已把文章讓子安。人世百年風浩浩，長江千古水漫漫。南州高士今誰是？有客斜陽獨倚闌。

杭世駿榕城詩話：「（超然）初嘗挾策遊西方，未有所遇。登滕王閣題詩云云。一達官嗟賞，爲之延譽，詩名遂振。其詠松濤有『月明何處雨？風定數聲鐘』，亦佳句也。」